



精评馆藏名作 点亮艺术之眼

伟大的
博物馆

伦敦

国家美术馆



〔意大利〕达尼埃拉·塔拉布拉 编著
黄河萌 译

伟大的
博物馆

National Gallery Londra



伦敦
国家美术馆

〔意大利〕达尼埃拉·塔拉布拉 编著
黄河萌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伦敦国家美术馆 / (意) 塔拉布拉编著; 黄河萌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12
(伟大的博物馆)

ISBN 978-7-5447-5038-7

I . ①伦 … II . ①塔 … ②黄 … III . ①美术馆 - 介绍 - 伦敦 IV . ① J156.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9101 号

© 2005 Mondadori Electa S.p.A., Milano-Italia

© 2014 for this book in simplified Chinese—Phoenix-Power Cultural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lantyca S.p.A.

Original title National Gallery Londra

Text by Daniela Tarabria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stored,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copyright holder.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Atlantyca S.p.A., via Leopardi, 8-20123

Milano Italy—foreignrights@atlantyca.it—www.atlantyca.com

Cover picture © Phoenix-Power Cultural Co.,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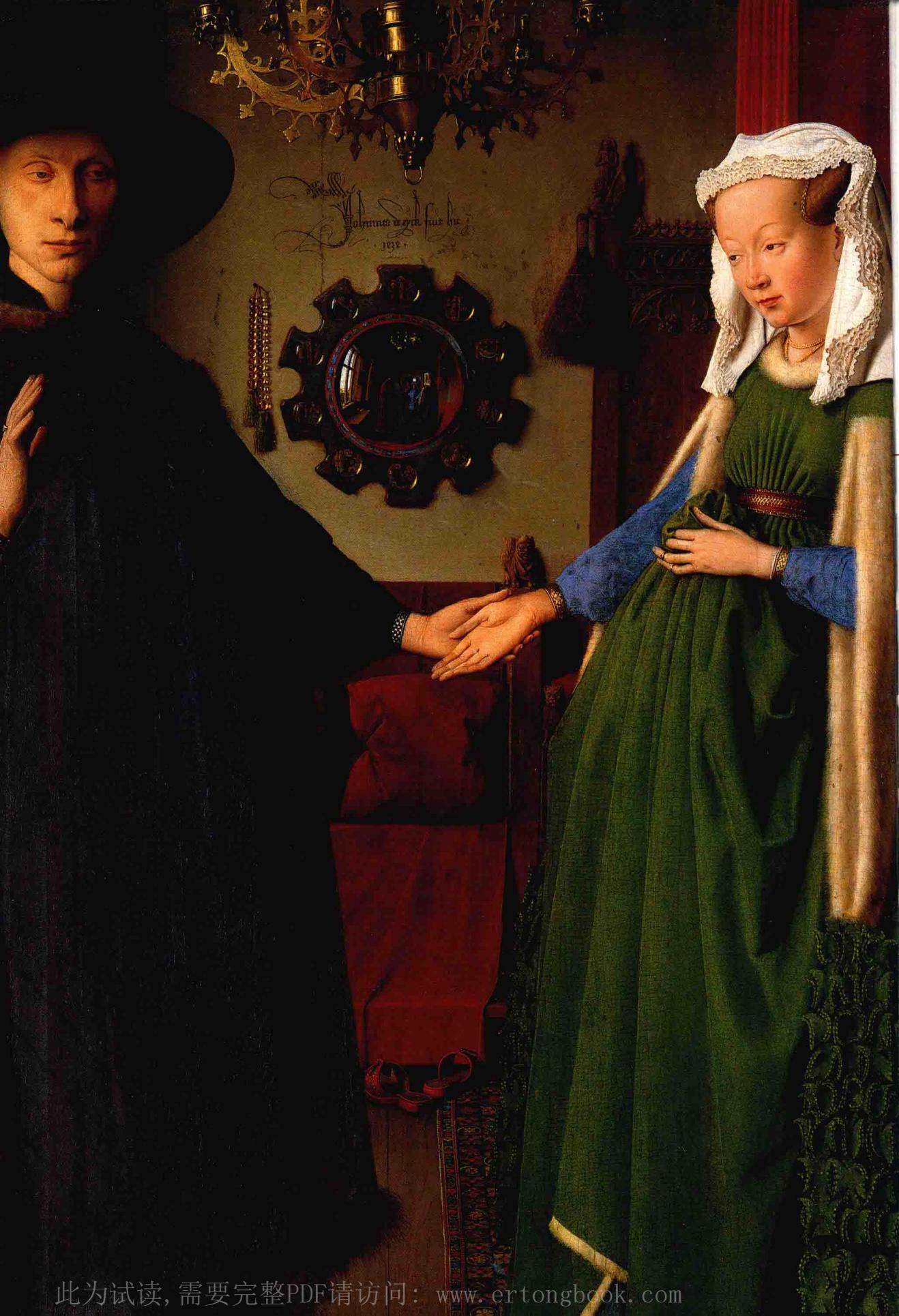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3-594 号

书 名 伦敦国家美术馆
编 著 [意大利] 达尼埃拉·塔拉布拉
译 者 黄河萌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王雪婷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深圳市建融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5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038-7
定 价 59.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点亮艺术之眼

——伟大的博物馆



伟大的
博物馆

National Gallery Londra



伦敦
国家美术馆

〔意大利〕达尼埃拉·塔拉布拉 编著
黄河萌 译







A detailed oil painting portrait of King Henry VIII of England. He is shown from the waist up, wearing a dark red velvet robe over a white collared shirt. A large, ornate gold chain hangs around his neck. He has a prominent mustache and a serious expression. His right hand rests on a hilted sword, which is partially visibl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frame.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textured green.

目 录

8

前言

11

伦敦国家美术馆

21

主要馆藏

155

参观指南

159

艺术家和作品索引

前 言

位于伦敦的国家美术馆并不是第一个向公众开放的美术作品藏馆。18世纪中叶，教皇们就开始纷纷将他们的画廊开放给公众参观。1800年左右，从卢浮宫开始，拿破仑在欧洲建立了一批向公众开放的大型美术馆。

但伦敦国家美术馆是另一个绝伦的创举，它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列入公用事业的美术馆。重新翻阅美术馆建造时的初始资料，人们会被它的现代性和远见性所震撼。例如，美术作品的收藏并不仅是为了培养艺术家或者博得有修养的参观者一时的愉悦，而更是为了将其献给那些没有能力私人收藏这些画的人。另外，参观者并不是被允许进入参观，而是他们本就有这样的权利，入场也是完全免费的（迄今仍是这样）。

不仅如此，19世纪前期，人们都已熟知，能否进入博物馆取决于着装是否得体，甚至有时候还会有一个简易的检查，以便确定参观者是否具备进入博物馆的资格。而在这里，所有这些情况都不会发生。伦敦国家美术馆甚至是世界上第一个向儿童开放的美术馆。这不仅是出于对少年儿童的爱护，更是为了让那些请不起保姆、仆人来照看孩子的人们也能够参观馆藏。

知识的高度普及性及馆藏的广泛开放性也正是这所美术馆一直保持其活力的两大主导因素。而与此同时，这些独特性也会引发出一些很极端的后果。例如，这座自由开放的美术馆成为疯子最常光顾的美术馆之一，这也并不令人意外了。1914年，一位倡导妇女参政的妇女，情绪失控，携带匕首进入美术馆，大步流星地冲到了迪埃戈·委拉斯凯兹的作品《镜前的维纳斯》前，宣称要杀了她，然后用匕首在女神的后背上捅了很多刀。后来文物修复家们对这幅画进行了悉心修补（修复后，完全看不出修补的痕迹）。另外，1987年，

一位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退役军人，也曾携带枪支成功进入美术馆，之后对着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作品《圣母子与圣安妮、施洗者圣约翰》中可怜的圣安妮胸部进行疯狂扫射。

还有一些参观者甚至可以把画直接夹在胳膊下带走，更离奇的是他们还常常被当成绅士。例如，1961年，一名很“绅士”的小偷带走了弗朗西斯科·戈雅的《威灵顿爵士像》。之后他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说可以用140 000先令赎回该画，并明确指出，这笔赎金将被投入慈善事业。后来发现没有一个读者愿意响应他的号召，他也只能“完璧归赵”，将画作放在伯明翰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以便美术馆领取。当他被带到苏格兰法庭时，法官对他的行为表示很惊讶，不过最后只是将他判处拘留三个月。

在看了这些小插曲之后，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事实上，对于伦敦人甚至全体英国人来说，伦敦国家美术馆藏品的保护及藏馆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的。从建馆初期开始，人们都争相把自己的藏品提供给新馆，或者是利用地毯式宣传攻势，来获得珍稀艺术藏品的购置基金（最近，在购置拉斐尔的一幅画幅较小的作品时就采取了这种办法）。

保护藏品并不是一个小工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国家美术馆的所有藏品都被藏在苏格兰的某个大山洞里，为了让画框和画布都能持续得更久，山洞中配有空调。战后，第一次使用了所谓的“财政力量”，或者说是法律工具，提出可以用艺术品作为缴纳赋税的方式。伦敦国家美术馆藏画的扩充也是大大受益于此举。

马可·卡尔米纳蒂



伦敦国家美术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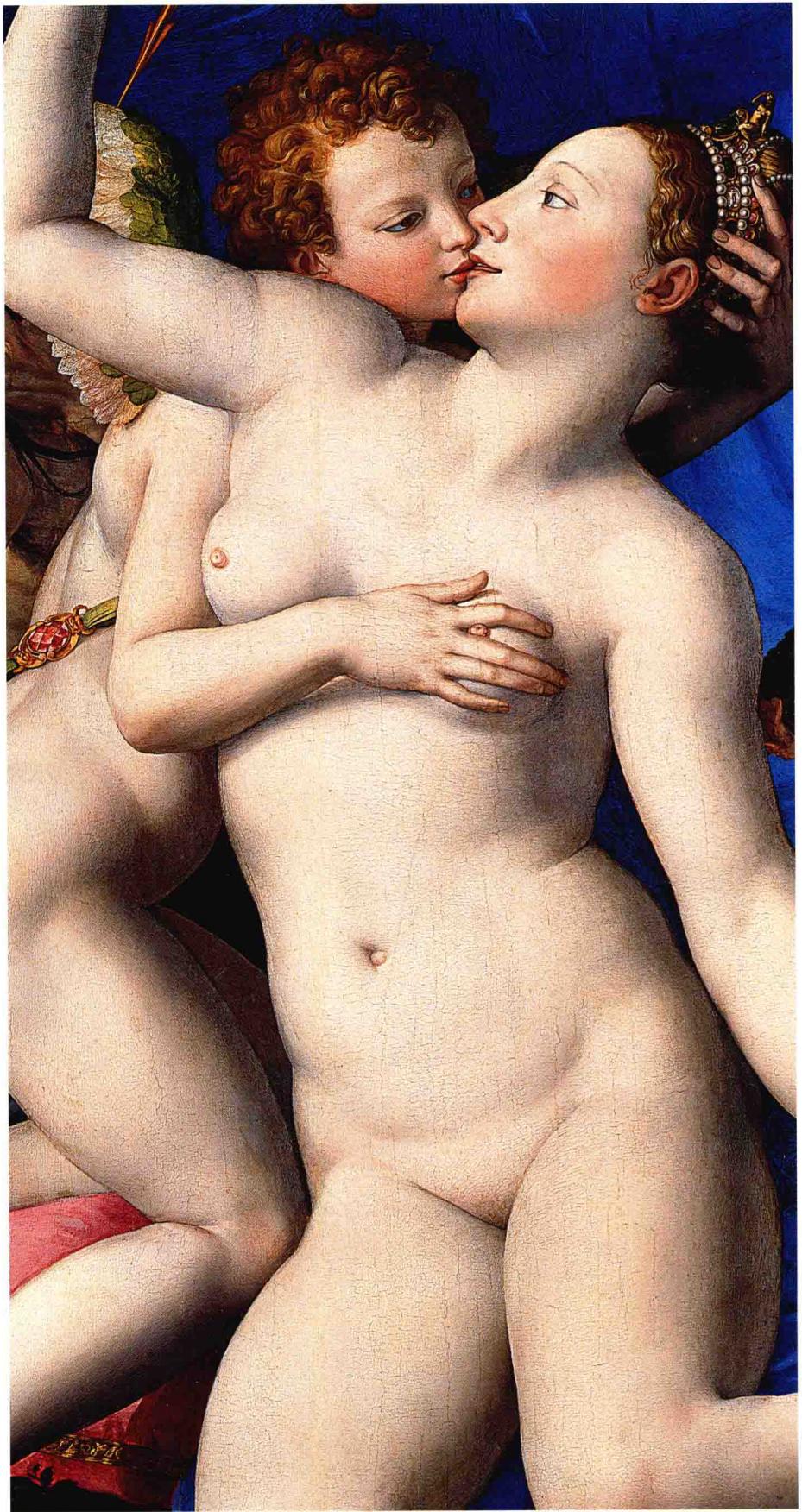
“我认为，公众已经开始欣赏艺术品了，但并不是将其简单当作行家们的把玩之物，而是真正将其看作国家的物质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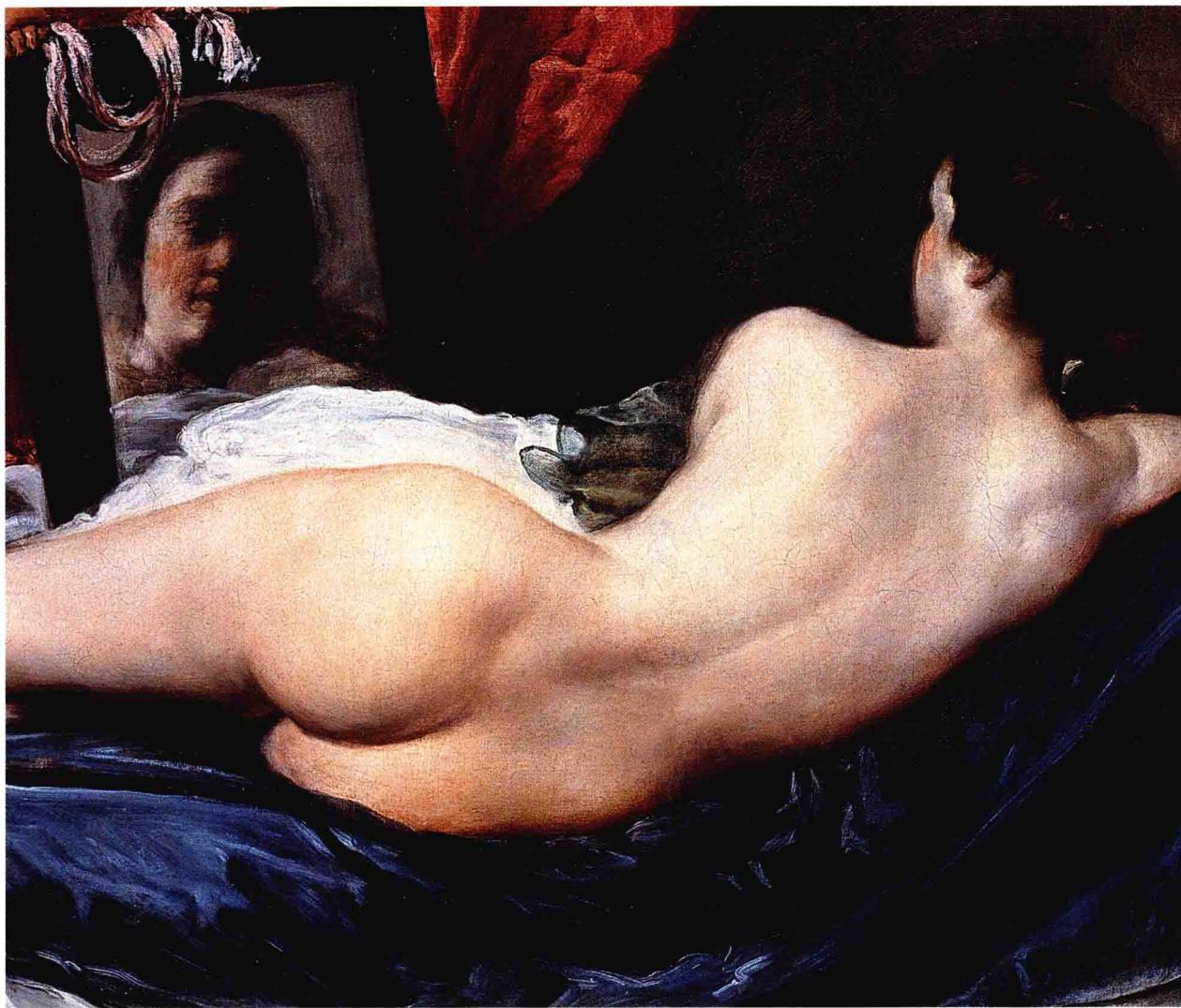
——乔治·博蒙特先生，
收藏家及文艺事业资助者，于伦敦，1823年

尽管罗伯特·班克斯·詹金逊，即第二代利物浦伯爵，至今仍留给人人们政治上碌碌无为的印象，但他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他曾提倡并支持了一个创意，该创意在19世纪的英国文化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同时为增加人类财富做出了贡献，那就是：建立一所完全向公众开放的国家博物馆。伦敦国家美术馆于1824年5月10日开馆，但它的历史其实从1823年就开始了，当时乔治四世时期的首相，正是利物浦勋爵，决定购买富商约翰·尤里乌斯·安格斯坦（即英国劳埃德船级协会“Lloyds”的真正创始人）所提供的艺术藏品，将其收藏在伦敦蓓尔美尔街100号。

事实上，该创意的诞生源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一位很有地位的院长，即托马斯·劳伦斯爵士，他是一名曾服务于皇室的画家。在他1827年的一幅画作中，利物浦勋爵姿态高傲，眼神坚定，一只手紧握一卷纸质文献，上面题字“国家美术馆”。劳伦斯曾很有远见地在安格斯坦做决定时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使后者在临死之际建议儿子将全部藏品以合理的价格卖给英国政府。劳伦斯不仅想要赢得皇室的支持，而且努力争取乔治·博蒙特爵士的帮助——乔治·博蒙特爵士也是一名画家，且是一名摄政赞助人，在美术馆建立之际，

布龙奇诺
《爱的寓意》
(局部), 约 1545





他承诺将自己的藏品赠予美术馆，数量虽不大，但都是珍品，对美术馆来说可谓鼎力相助。安格斯坦的藏品数量也不大，仅有 38 件，价值 60 000 先令（于 1824 年 4 月 2 日由英国议会拨款购买，资金来源主要是奥地利的战后补偿金），但却不乏名家杰作，其中有伦勃朗、鲁本斯、凡·戴克、克罗德·洛林的一系列精美的作品，克罗德·洛林和普桑同为英国人最喜欢的画家。此外还有意大利的作品，其中最耀眼的要数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的《拉撒路复活》，至今仍是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不久之后，来自斯蒂恩城堡的彼得·保罗·鲁本斯的旷世之作及来自卡纳莱托（作品《石匠的院子》）利用光学原理对风景精准描绘的作品纷纷降临美术馆，这也多亏博蒙特的赠予，他虽只是个平庸的画家，但却是个杰出的收藏家。

迪埃戈·委拉斯凯兹
《镜前的维纳斯》
(局部)，1647—1651

然后是乔治四世时期，乔治四世对艺术极其敏感，是一名坚定支持文化艺术事业的资助人和收藏家。

在众多欧洲著名国家博物馆中，伦敦国家美术馆绝对是个特例，它不同于巴黎卢浮宫、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维也纳古根海姆博物馆以及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原本就卓越超群的艺术品基础之上的，而在伦敦却是作为爱好者的商人收藏家构想了一个博物馆，想要和公众分享他们的艺术藏品，并与之交流。正因为该美术馆是英国大资产阶级支持文化的成果，所以它的发展过程是先建馆，然后再购买艺术品。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出台严格的政治，但却汇集了领导者们高瞻远瞩的艺术洞察力和富有远见的认知力。

1825 年，购入柯雷桥的精美作品《篮边的圣母》，1826 年购入提香的《酒神巴克斯和阿里阿德涅》，然后立即购入普桑的《狂欢》及柯雷桥的《维纳斯、墨丘利和丘比特》、穆利洛的《两个三位一体》。真正一鸣惊人的是 1842 年购入的藏品：凡·埃克的《阿尔诺勒菲尼夫妇》。两年后，又添新藏品，即贝利尼的《执政官莱奥纳尔多·罗雷丹》及圭多·雷尼的《罗德和他的女儿们》。同时许多赠予的作品也让美术馆锦上添花，如：1831 年牧师威廉姆·郝勒威尔·卡尔赠予美术馆大批作品，有伦勃朗的作品《浴女》，而其中最杰出的

扬·维米尔
《坐在斯频耐琴前的女子》
(局部)，约 1670

